

西河暮色 人间寻常

■邢佩广

黄昏时分,我沿着西河边散步。

西河水不急不慢地流着,似乎从来没有着急过,也从来没有停歇过。岸边的柳树不再是初春那种嫩嫩的、怯生生的绿,而是浓得很稳重,沉甸甸地垂着,仿佛装满了心事。迎春花还开着,但是花瓣的边缘已经有些卷了,颜色也不似先前那样鲜亮,带着些许倦意,就像是迟暮的美人。

走了一段路,我在河边的石凳上坐下来。旁边一个中年男人也坐着,手里的烟却不怎么抽,任那烟雾慢慢升上去,再慢慢散开来。他的目光落在远处,像是在看些什么,却又像是什么都没看。这让我想起清晨在这里见到的那位清洁工。那时候天刚蒙蒙亮,她蹲在河边步道上,用小刀一点一点地剔着砖缝里的草。她的动作很仔细,仿佛不是在清理杂草,而是在进行某种仪式。砖缝很窄,草却扎得很深,她一刀一刀地剔,有时还要用手指去抠。晨光斜斜地打在她黑白相间的头发上,亮晶晶的。

我想,我们每个人都大约都是在清理着什么吧。只不过有的清理砖缝,有的清理心里的杂草。

正沉思着,一个拾荒者推着三轮车过来了。车上的废纸、塑料瓶堆得像小山一样,用绳子绑着。他把车停在路边,也点起一支烟来抽。他像是累了,又像是特意要慢下来。烟头的红光在暮色里明灭,照着他的脸,那脸上的皱纹深得像刀刻似的,皮肤黑黝黝的,看不出本来的颜色。

望着苍茫暮色和他脸上的皱纹,我忽然想起前几天在花径上遇见的那位白发老者。当时他在花径上走得很慢,慢得让人着急。可是我又觉得他不是走路,而是在丈量着什么,每一步都踩得实实的、稳稳的,像是要把这条路走成永恒。花径两旁的花开得正盛,红的、粉的、白的,热热闹闹的,他却看也不看,只是低着头一步一步地走。那时候我想,他的心里大约也有一条路,一

条别人永远看不见的路。

很快,烟抽完了,拾荒者把烟头在鞋底摁灭,又推起车子走了。三轮车发出吱呀吱呀的声音,在暮色里传得很远。那声音很单调乏味,却又很固执刺耳,像是要把这黄昏锯开一道口子。

前几天是清明。我还记得路过遇见的那个女人,她在迎春花丛下烧纸,火光照着她的脸,忽明忽暗。她烧得很慢,一张一张地往火里放,嘴里念叨着什么,声音很低,被风吹散了。迎春花黄得耀眼,火光黄得温暖,两种黄色交织在一起,让人分不清哪里是花,哪里是火。烧完纸,她蹲在那里好久没有起来,只是呆呆地望着纸堆,直到纸灰被风吹得满河面都是。

河边的几个老人还在沐浴夕阳余晖,他们坐在椅子上,眯着眼,像是睡着了,又像是醒着。霞光把他们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投在身后的小树林里,恍惚间分不清哪个是影子,哪个是人。

天色渐渐暗了。河水还是那样不急不慢地流着,柳树的影子模糊了,融进暮色里。石凳上的中年男人不知什么时候走了,只留下一个烟头,还袅袅地冒着最后一缕烟。

我起身往回走。路灯已经亮了,昏黄的灯光洒在地上,把人的影子拉得忽长忽短。一个小姑娘蹦蹦跳跳地跑过,她的影子也跟着蹦蹦跳跳的,活泼得像只小兔子。我忽然觉得,人间烟火大约就是这样:有人在清理砖缝,有人在花径上慢行,有人在河边烧纸,有人推着三轮车吱呀吱呀地走。各人都在各人的路上走着,各人都有各人的念想。

河水还在流,不急不慢的,永远也不急,永远也不慢。走远了再回头,西河只剩下一道模糊的影子,只有那些星星点点的灯火,像是洒落人间的碎金子,零零散散的,却又亮得让人心里暖洋洋的。

(作者系十堰市作协会员)



离别， 是另一种相守

■王秀琴

父亲离开后的第365个清晨
我站在厨房里发呆
蒸锅噗噗冒着热气
恍惚间又看见您坐在餐桌前
等我端一碗没有气孔的鸡蛋羹
一勺下去
琥珀色的表面裂开细纹
像您笑起来时眼角的褶皱
如今我依然会做这道菜
只是碗对面空着的椅子
让我的鼻尖失了嗅觉

广场上的长椅
在晨光里等成了雕像
去年夏天我们还并排坐
您弯下腰捡起一张白纸
把它放在腿上认真撸平
再仔细折成方方正正的小块
那些我以为早已遗忘的碎片
直到某个深夜
它们突然全部倾倒出来
在月光下撞击着我的心

梦是唯一的边境线
您总站在送别的门口
依依不舍地朝我挥手
您总在深夜为我留一盏橘灯
无论何时,都默默为我守护
您总叮嘱我认真工作
我每一张奖状里,都藏着您的欣慰

都说时间会治愈一切
可他们不懂
父亲从未离开
您在我的血脉里生生不息
是鸡蛋羹不再完美的细孔
是广场上突然空出的长椅
是每个清晨醒来时
喉咙里那声硬生生咽下的爸爸

如今我终于明白
离别不是消失
而是换一种方式在场
您活在我为孩子整理行囊的俯身里
活在炖红烧肉时多放的那勺糖里
活在每一个我以为已经遗忘
却突然被触动的瞬间

父亲
如果您正在某个
我抵达不了的黄昏散步
请记得低头看看
地上那些斑驳的光影
是我托夕阳寄去的问候
而人间正清晨
有一个女儿在厨房里
把三百六十五天的想念
都慢慢揉入柔软的面团里
(作者地址:十堰市北京中路82号)

欢迎投稿 邮箱 sywbzw@163.com

半生所悟

■姚维满

一晃半生匆匆而过,年过花甲,褪去了少年的浮躁莽撞,走过忙碌的工作岁月,也沉淀出热爱笔墨、静心写作的晚年生活。回望一路走来的风雨与晴暖、奔波与安稳,我愈发明白一个朴素的人生真理:人生所有的踏实与圆满,终究要靠自己一点一滴耕耘、修行出来。

一辈子平平淡淡,不求浮华,只守本分生活。立身靠骨气,人生路没有人可以替自己奔赴,别人能给安慰、给指点,却替不了我们踏平坎坷。一辈子我行得正、走得端,不攀不比、不卑不亢,凭着踏实立身,凭着人品处世。生活的修行不仅在于律己,更在于传家。我一生以身作则,踏实做人、正直做事,也以此期许后辈,要求后代自立自强、堂堂正正,不靠人情捷径,不存侥幸之心,把自立立身、清白做人,当成我们代代坚守的淳朴家风。

岁月谋生,烟火度日,谋生靠底气。年轻时在岗履职,勤恳踏实,辛苦养家;退休之后,知足常乐,安守平淡生活。我一直信奉,踏实挣来的辛苦钱,花得安心、用得坦荡,不伸手求人,不依赖他人,凭双手过日子,心里踏实安稳。我时常和晚辈谈及,世上没有不劳而获的幸福,唯有勤劳肯干、自食其力,方能立身安家。正是这份勤恳务实的家风,让家人一辈辈踏实做事、清白做人,遇事从容,心底安稳。

人这一生起落皆是常态,成长靠历练。生活从来不会事事如意,半生走来,我尝过奔波的累、熬过无人理解的难,那些不为人知的委屈和疲惫,只能自己默默消化、咬牙坚持。正是一次次熬过难关,才慢慢沉淀出沉稳通透的心境,人生吃过的苦、走过的弯路,都是最珍贵的阅历。我也时常叮嘱后辈,不要畏惧吃苦,苦难磨砺心性,历练增长格局,扛得住风雨,才能守得住生活的甘甜。

人到晚年,生活渐归平静,我也终于可以深耕热爱、追逐初心。圆梦靠坚持。工作之余、退休之后,我坚持

读书学习、提笔写作,心系家乡山水,钟情本土文化,记录房县乡土风情、人间烟火与日常美好。所有收获皆源于坚持,文学素养的提升、文字功底的精进,都是日积月累的结果。我始终相信,心中有热爱,日子就有盼头。也以此言传身教,勉励晚辈,人生要有追求、有坚守,脚踏实地方能不负初心、不负岁月。

半生风雨历练,处世靠担当。年轻时对待工作兢兢业业、不推不躲,遇事敢负责、敢担当;退休之后,积极参与公益志愿活动,服务乡邻、热心社群事务,始终保持真诚处事、坦荡待人的态度。生活难免有波折难题,逃避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唯有直面境遇、勇于担当,才能行稳致远。我教导子女,做人贵在有责任心,遇事不躲、遇难不退,敢干事、能扛事,才是立身成事之本,这也是我们家风中最重要的底色。

岁月最暖是家常,安家靠付出。家庭从来不是理所当然的安稳,所谓岁月静好,都是有人默默付出。半生以来,我用心经营家庭,包容琐碎烟火,扛起家庭责任,守护家人安稳。我始终觉得,最好的家业,便是良好的家风。为人勤恳、待人善良、遇事担当、自立自强,我用一生的言行做好榜样,潜移默化影响后辈,让淳朴家风代代延续,让家庭和睦温暖、岁岁安然。

如今,我每日清晨从西关印象出发,沿西河步道缓步晨练。晨光洒落河畔,清风拂去杂念,看老少安然前行,听路人温柔问安。晨起沐光,灯下读书写作,闲暇行善助人,晚年生活简单充实,内心安宁丰盈。

走过半生,一路经历,一路感悟。人生六靠,道尽生活真谛:立身靠骨气,谋生靠底气,成长靠历练,圆梦靠坚持,处世靠担当,安家靠付出。余生不长,我将继续心怀赤诚、向阳而行。以自律修身,以笔墨养心,以善良待人,以担当立世。守好本心,育好家风,在平凡的日子里,活出属于自己的从容与安稳。

(作者系十堰市作协会员)